

南週刊

第八期目錄

向着新的建設莊南端.....	左平女士
日本“演劇實驗室”六年來的回顧.....	明 高
蘇俄影片製作時的情形.....	(曙)
造兵廠.....	(曙)
論風雪.....	黃 素
從海洋文學說到岸台，海賊及其他.....	國振楮
人面瘡(續完).....	谷崎潤一郎
附對話一篇	
通信	
1. 從“山東實驗劇院”.....	萬籟天
2. 從“廣東戲劇研究所”.....	唐槐秋

贈送壹萬圓！

擴充後的現代小說，其材料費用較之以前
的要增加到一倍以上。但為酬報兩年來讀者的
熱心愛護起見，定價並不提高，仍照舊價發售，
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半年一元三
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八角，半
年加四角。

凡遇特號，零售加價，預定一概不加。

發行號外時，預定者有特別折扣的優待。

同時，本局為增添預定諸君興趣起見，自第
三卷第一期起，預定現代小說全年一份者，一律
加送實洋書券壹圓，多則類推，以一萬份為限，
于十八年十一月底截止，滿額過期不送，預定從
速，幸勿錯過！

預定的利益

1. 全年十二冊零售要三元以上，預定
祇要二元五角。
2. 預定按期收到，不致缺漏。
3. 發行特號，零售加價，預定不加。
4. 發行號外，預定有享受折扣的優待。
5. 在十八年十一月底以前預定，更有
贈送實洋書券壹圓的利益。

上海
現代書局
謹啓

向着新的階段邁進

——第五次會議記錄——

左 平女士

十月二十日午後三時頃，用藤社及以後務專文書長之料先從聚樂軒西馬路口大西洋西藥房二樓上，開第五次季會，到會者四十餘人，約當全社社員三分之一。自第二天以後，社員部分赴各埠，在本埠者亦因各忙工課，離家至今，得此良會已不易也！

是日文社及到者為東日瀨藤久信高吳眉兩女士，及余、熊若橋澤森女士，張兆和女士蘇蘇等多因路途艱阻未到，男社友甚多，余新加入，苦不盡識，蘇蘇介紹亦難忘之，離家真可恨。新社友李顯慶君以朝夕相離真沒有忘記。

茶點後開會，已三時半，由陳敬君田南昌，趙蘇蘇君田山東君來其是季會。惜余弟左明有華鎮江未能參加為恨。

當日派余司記錄，為錄其大概如此，有許多點

於純社內的問題都刪去不記矣。

茲先發表委員長田漢氏的演說。

主席 田漢

田——同志們，在今天與各位討論問題之先讓我先說幾句話。就是我們大家很多時候沒有見面了今天說話的時間都放經濟些，使大家都可以多說幾句，庶幾乎社的進行要順利些。

還有，我們從前舉的七部負責的人因為許多時候不曾開會，大家似乎都不曾努力幹去。比較有成績的戲劇部外要算雜誌部，繪畫部——在南京——等。音樂部前以張恩翼君之入獄，今又以冼星海君之赴法，一時無所活動，然而這一部的將來到還是很有望的。

在南京的繪畫部正努力於本季展覽會之籌備，據吳作人君等之報告似乎在最近的將來很有實現的可能，希望在本埠的該部的同志也努力工作，制出些有思想內容和潑刺的生命底作品，使在沉死的美術界能揚起一個波動。固然，這種事不是沒有技巧底鍊磨所能做到的，但有了勇氣便能獲得一切。

現在再談談戲劇部的計劃。

在雙十節的時候本來安排演一次戲的。這一因“黃花崗”不會寫完，二因第二次公演後舊同志多已四散，新同志未加訓練，而且各人的事忙，所以沒有實現。不過現在十月二十了，再不進行 1929 年快完了！

我們現在努力籌備第三期公演。在這次公演裏想把南國的旗幟比較更鮮明地顯示給社會。我們要完全把感傷的懷疑的乃至徬徨的流浪者的態度取消，自覺我們對於時代的使命！我說“流浪者的”，各位以為好美嗎？是的南國從前，在第一期，確是如此。他們有許多不是自稱“波希米亞人”羨慕所謂“La vie Bohemienne”（波希米亞人的生活）麼？並且南國不是根本有許多流浪者麼？“他來我不知道他從那兒來，他去我不知道他向那兒去。”“他的眼睛一直望着那很遠很遠的地方，”這不是“南歸”中流浪者的寫照麼？可是你們可別被他騙了，他的眼睛是一樣的網膜，一樣水晶體，雖然像煞有介事可是沒有什麼神祕，就是那“很很遠遠的地方”也不是什麼

“有趣的，自由談話的地方，”假令他厭棄的南方是英帝國主義的勢力區，那假令可憐憔悴的北方的雪野還不是滿印着日帝國主義底鐵蹄底痕跡！

所以我們現在不要感傷了，我們沒有眼淚；我們用不着流浪了，我們要“紫硬寨打死仗”，我們要死守在這里幹下去！假如真都是那種幽靈似的，無政府個人主義的人那麼不單止南國幹下去，中國也早完了。我們似乎都不願意在奴隸狀態下幹藝術運動。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現在在租界算是主人狀態嗎？……同樣在現制度下的藝術的夜鶯有自由翔歌唱的可能嗎？……

這些問題從前我們都不十分去想他，感謝我們的戲劇運動使我們接觸許多嚴肅的事實，知道藝術運動也和社會運動一樣不是“頑”的了。這也是拼死活的，“for life and death”鬥爭！

自從我們認清了藝術是鬥爭，我們覺得以後的運動得充分地使他深刻化，尖銳化，唯美的

態度可要拋棄了。我們再不能爲戲劇而幹戲劇。我們應當盡力走上我們的路，認識我們的目標。同時認清楚南國與大眾的關係。

從前南國對於大眾的態度雖不必是所謂全民的，至少是偏於知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第一期公演最帶此種色彩，也最受這種非難。第二期公演許多戲如“獄中記”“孫中山之死”未能實現爲恨，然在前波阿鄉會最後一夜，算較純粹地表現南國的生長性。然而哀歌之後餘音猶在，也是當然的。我們不用十分留戀地去尋過去的痕跡，趕快築新的宮殿，勞動的宮殿罷。

我們本想把歌劇也幹起來，但茲事體大，我們新歌劇人才既還沒有養成，急於成事時不是唱些“毛毛雨”，便是唱些舊戲。不還是一樣。所以我們接受李初梨兄的忠告集中精力在新劇。之建設罷。

第三期公演劇目在週刊第十期發表，希望大家勇猛地參加，舊的同志多不在還雖然失了帮手，但南國人才既多，每期隨着劇本的性質要用新的人反有才許多好處。

目前一大公認的我們的工作一線是：以雅潔。而羅遜的三級是：七級，五級，三級，每級每級中，預計今年至少要有五部影片。這三種影片我們是要使在國際市場上占去四。

此外關於電影藝術的進步，在無聲電影與我們共同工作起來，不單上界這已經在行的發展，還是另由一個新的方向，即國際化，這因兩國的藝術界是文學，藝術，乃至電影界不是從他的生活中心去轉的，而是由來。從前在舞台方面固然多拍上的，這就是一種的東西，而電影方面兩個片子的主人公也都是那種 sentimental 的。我們不能說拍一個好的幾次變世嗎？

我們安於做這個工作首先要受的是經濟的壓力。但關於此點我們向而當一個真正的鬥士是不容易應付的，而沒有盡可走的。比如我們沒有錢拍雄大的背景，或是沒有錢買化妝品就不能拍戲嗎？這是不然。比如近來一個丁版人 Karl Dreyer 所導演的 *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除主要以外就沒有用什麼特效，幾乎整個兒的，是 "Close up" (特寫)，所以這

國人稱他是 Face Dialogue (臉的對話)。而且演 Jeanne d' Arc 的女優 Mlle. Falconetti 根本就沒有搽粉，化妝。他們固然是因為沒有錢纔如此幹，而是一種“Intimism”的結晶品，就是由日用尋常的事象中探出人類感情深處的微動底新手法。不過我沒有錢的何嘗不可用這種手法來研究些人情時樣微，社會意義形態之歧異，乃被壓迫者底苦痛與反抗呢？假使我買得一萬尺片子我一定要再來一回。

(下略)

煙

煙是——一天天的來
煙是——一天天的去，
煙是——一天天的白
人也——一天天的衰。

左右都有路啊，
你到底走那一條路？
當你總不決定的時候
你休想逃過災劫！

老不要迷信奇術好境
這些奇手不難奇想，
讓信者心裏若失去靈，
我儘要爭社會的明天！

漢十月二十五日

日本“演劇實驗室”六年間之回顧

高 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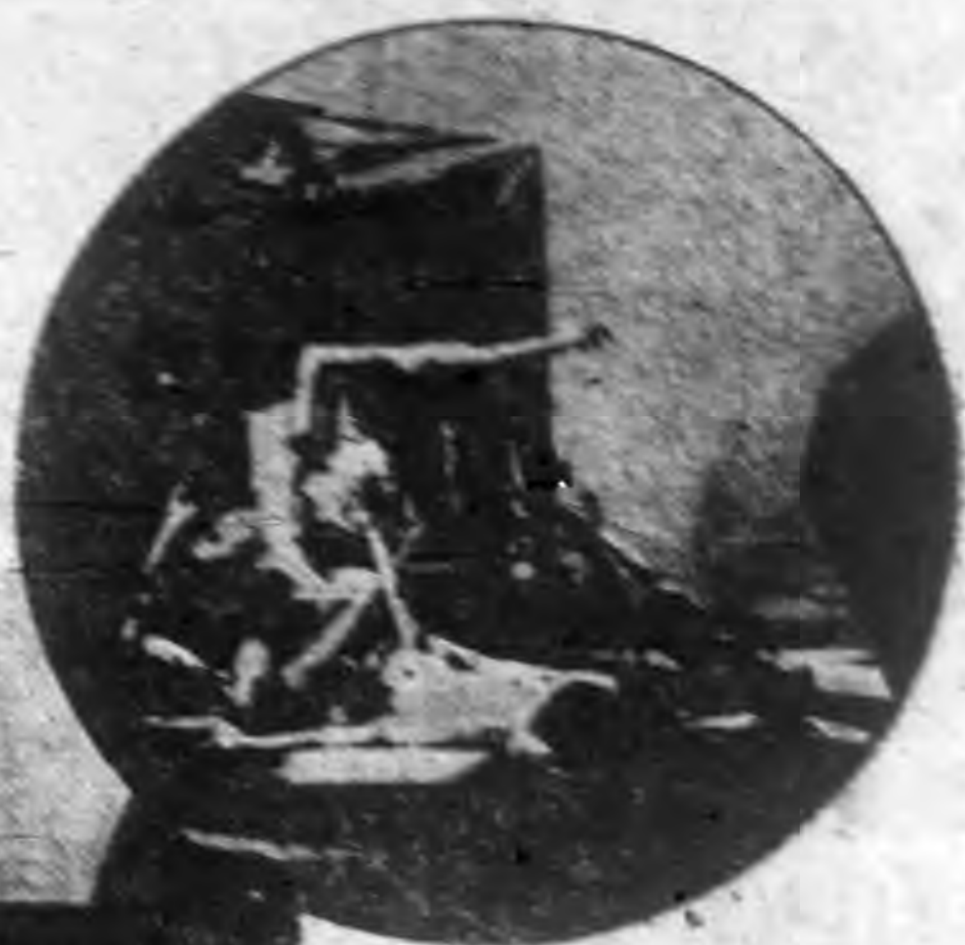


築地小劇場，爲日本新劇運動者有自己的劇場之始。從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六月演 Goethe 的“海戰”起公演東西名劇達百數十篇，公演次數將近一百。於演出與舞台裝置及演作方面常保持日本劇壇整體的刺戟與先驅者的指導的立場。借其領導者小山內薫氏殞後，本年二月末築地大起分裂，一部分仍留築地，一部分稱新築地，築地本身遂不可支持，後以土地關係於七月下旬把劇場也折毀了。小山內氏一代之努力付諸斷瓦頽垣，然其所播之種子固日益滋長。

上圖爲築地成立後一年在鶴見花月園開紀念園遊會時所攝。此時運動之聲價已定，會員意氣甚盛。謂築地之黃金時代也。前列從右至左第三人，戴草帽，有鬚，含微笑，右手指間夾香煙者即小山內氏，坐其右者同志村瀨女士也。

“海戰”，此為最初之公演。德國表現派作家格林原作，那種奇怪的舞台以甚高的情熱與速度展開之時使人人都睜着驚異之眼，對於日本的新劇壇纔抱起希望來。（一九二四年六月初演）

Seeschlacht
; By R. Goering



Emperor Jones
By O'Neill

“皇帝張斯”劇為美國劇作家阿列兒作，我國洪深先生所演趙閻王即以此脫胎。圖為伏見君所扮的土人與小野君的囚犯監視人。

（一九二五年三月上演）

“春之醒覺”，此為德國作家威第欽所作，寫青年與性慾問題。築地演此三次，每次在精神上經濟上皆得甚大之成功。（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演）



Awakening
of
Spring
by
Wedikind
~~~~~  
Three Sisters  
by  
Chekhov

“三姊妹”，此為俄國柴霍甫作，曾在莫斯科藝術院收絕大之效果者，在築地亦絞了多少新時代女性的眼淚。（一九二五年五月）



Passion  
By  
Bushakoji

“愛慾”，武者小路實篤作。章克標君曾譯為中文。金屋出版。此為築地成功的演出，到各地公演多“貼”此劇。（一九二六年七月初演）



The Faithful  
by  
Masefield

“忠義”，英國曼殊斐爾所作，小山內薰歸國後所演出，亦為他最後之演出，他在監督演員們練習中便病倒了。所以這在築地小劇場運動史上是很可記憶的舞台面。



Peer Gynt: by Ibsen

“卑爾。謹特”易卜生初期作，築地小劇場為紀念易卜生誕生百年紀念於去年十月上演於東京帝國劇場。



Lower Depths by Gorky

“夜店”，俄國高爾基作。築地演過多次，但亦以此劇為最後而築地分裂。於是築地以“海戰”始，以“夜店”終。



俄國的影片自“波特姆欽軍艦”(Man-o-War Potemkin)發表以來已經轟動世界之視聽，而以政治關係致吾人很少接近他們的藝術之機會。但由這個“Snap”(快照)我們可以窺見他們製作情形之一端。此片右端倚着話筒斜立的是名攝影師 Greenfield，坐在中間那戴著瑪玉祥的帽子，一手撫着下顎一手安排去指揮演員的人便是有名的導演家 Eisenstein，左邊那坐在箱子上兩手握著三腳架的鬚髮如銀的老翁不知姓名，看他那種神氣也許曾經是個公爵或是大將罷。他們拍戲的態度何等純樸啊，我們看不出一點吃影戲飯的流派。





The Arsenal  
Directed by  
Dovshenko



“造兵廠”（The Arsenal）為另一名導演多福盛珂所製作之佳片，寫烏克蘭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勝利。在戰鬥的與 Ideology（意識型）的兩點極為傑出，深得斯界的賞讚。

# 論巫舞

## 前 論

只是到一個“巫”字，便聽見“以手舞而足隨”，  
在三百篇何處尋得這美，說又：“巫風盛，六經等  
雖有心樂聲而諸君，家人而變為形，舞工同聲。說  
又“巫行舞也，舞巫同聲。”“工”字，古文作“王”  
“三”便是文上的“靈文，巫巧舞”呢，便是到“舞靈  
又可讀做大巫了。

章太炎原書：“靈之名蓋由於靈；靈者其上於  
天……其上天者謂者曰靈，弄乎靈者以爲衣冠。  
靈者，……入曰靈冠；在周言，靈者靈冠也者，知  
天民……以言靈之莊而志舞也，原靈之有而感華  
冠，有以感莊爲巫，辨身取志於鬼道。”“華冠”便是  
“靈冠”，“靈冠”乃是巫冠；左傳：“鄭子藏好聚靈  
冠。”這便好像戲台上扮小生的一樣的美麗。左邱  
明說他是“環之不表，身之災也。”那知道能鬥的轉  
小子長着，還弄過這一套反藝兒的



的“牛尾”了：“管有，管端，”便是“以日端其首”了。我們便可聽見古代的巫女，穿着那“畫文”的“廣闊大袖”，戴着那“采繡冠”，捧着那“落耳”的簪子，或是那“五色羽”的扇，“婆娑”地舞着！如果說“朝冒瓊瑤上，衣飾翡翠之羽，”那更已和“霓裳羽衣”一樣的美麗了，在古代是何等地值得讚美！

我們讀東風東門之什：“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戲其麻，是也婆娑；……視爾如茨，給我撻枝。”再讀碩丘之詩：“無冬無夏，直其翫日；……無冬無夏，直其翫日。”便想見故鄉的花鼓淫戲。子仲的女兒，好迷人的巫舞呵，婦女們爲着你不戲麻了，兒郎們爲着你不能忍了，無冬無夏地顧住着，摘一朵野花兒送給一個女子，他們倆更已經情不自禁地相說或飲了。所以，“子貢觀於結，”他更說，“一國之人皆若狂；”“恆舞於宮，醜歌於室，時謂巫風，”伊尹便和“淫風，”“亂風”並談，河太甲大闢愚教訓來了。

現在，我們再進屈原的九歌。王逸章句：“皆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按舞以娛者神，屈原……見客人祭神之

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詞”是說“品物少而多文辭，”是民間的祭祀。“鬼”也不是“直指幽靈，”章太炎說：“說文鬼字從由，……與禺字從由同；……禺本母猴，……是其初所謂鬼者，本卽山都野干之屬；”河伯，山鬼之類，便也都是鬼了。

我且就不“鄙陋”的說罷。九歌東太皇一：“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滿堂。”王逸注：“靈謂巫也。”雲中君：“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蹇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靈巫也。楚人謂巫爲靈子。”東君：“桓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翔飛兮翠曾，展時兮會舞。”王逸注：“靈謂巫也。”補曰：“靈保神巫也。”

在“緩節”的鼓聲裏，間雜着竽瑟鐘篴等等的樂音；“賢姱”的女巫，在堂上“偃蹇”地，“連蹇”地，“翔飛翠曾”地舞着。她的“姱服”像“英”一樣的“華采；”（王逸注：“華采五色采也。”便也是“飾畫文”的意思）。她在“蘭湯”之內，先沐浴她的身體，滿堂的“芳菲，”比現代的花露精還來得夠味兒：“美馨

色兮娛人，觀者愴兮忘歸。”自也不是誇張的話了。

巫便是神的代表。漢書郊祀志：“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神君見神於宛若，便是說附在她妯娌的身上了；因此，宛若便成爲女巫。支路皐：“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也便是嶽神附體的意思。所以巫的“靈談鬼笑，”（見後）。也就是“靈”的談，“鬼”的笑了。如李賀詩所說的，“神噴神膏師更顏。”便也是這個意思了。

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少司命：“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如果當做女巫的“靈談鬼笑”看，那可又是多麼迷人的表情呢？又如少司命：“竦長劍兮擁幼艾。”巫與神浪漫的交接，便也可以知其大略了，

漢以後，巫所事的雜神，見於南朝史籍所載，最著名的如蔣子文，項羽；乃至於姓鄧的縣令等等。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女巫歌詠擊鼓下神；……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天子拜傕爲大司馬

僅自以爲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便也可以想見當時的好尚，和坐舞的恍惚。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詔曰：尼父稟蓬聖之姿，體生知之量；……惟泗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廢，禮章殄滅。遂令女巫妖覩，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猥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巫風竟侵入孔廟來了。

在晉書夏統傳裏，有一段談到當時巫舞；巫舞的怪誕，很可以使我們全部地知道。夏統傳說：“統從父敬甯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給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固其祭祀，共往賀之。……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個儻，經談鬼笑，飛鶴挑杆，酬酢翻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何也。”好妖淫的神筵，好惡魔的坐舞，好可怕的良夜，好奇幻的祠禱呵；禮

教中的夏先生，自難免“驚愕而走，亟齋直出”了。

到唐代，巫風在繼續增高。舊唐書太宗紀：“武德九年，詔私家不得亂立妖神，妄設淫祀，非禮祠廟，一皆禁絕。”狄仁傑傳：“仁傑充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禮，伍員四祠。”（朝野僉載：“仁傑以周祗王，項羽，句踐，夫槩，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有害於人，悉除之，惟……四廟存。”）李德裕傳：“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四部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舊唐紀作一千一十五所。）便已可見唐代的巫祠、巫神，和私家的巫祀了。

禁者自禁，倡者自倡。廣漢妖亂志，說呂用之崇修巫舍；支諾臯，說董巫倚蜀神勢，致富用事；當時在上位者，崇祀巫鬼，也可知其大略了。舊唐書趙彥昭傳：“侍御史郭震奏，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為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設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攜妻就謁，甲鶴子之儀。”新書彥昭傳：“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姑事之。簪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之力也。”舊唐書李泌傳：“肅宗重淫祠祠祝



之說，用妖人王瑛爲宰相，或命巫媼乘輿行郡縣，以爲厭勝。”王瑛傳：“肅宗嘗不寐，太卜云，祟在山川；瑛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祕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爲奸，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送少數十自隨，尤爲靈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史左震馳至，門扃鑰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坐著下軒之，所從巫少年皆斃，取其遺賂數十萬，震結以上聞。”像這樣，便也可見當時人主的好尚，大臣的妖妄無恥，女巫們的人妖生活，同她們的勞碌和靈弊了。

再就民間說罷。唐詩人元稹，有兩篇“養神”詩，很深刻地說到當時農民好巫，和他們苦痛的結果；邑宰的束手無策，和迷信者的頑硬不化。現在，且將兩詩錄在下面：

“楚俗不事事，巫風事妖神；事妖結妖社，不聞疎與親。年年十月暮，秣稻欲垂新；家家不斂種，養妖無富貧。殺牛貴官酒，椎鼓集頑民；喧闐里闔隘，兒醉日夜頻，歲暮雪霜至，稻珠隨履漚，更來官稅迫，求贖倍稱緇。貧者日消滅，富亦無官因；不謂事神苦，自言誠不





“西山三汲東山香，旋風代馬鳴沙；畫  
 蘇紫管樂吹紫，花錦綉錦步秋塵。桂葉亂風桂  
 墜子，青程美血寒孤死；古壁時史金柱星，雨  
 工騎入秋潭水；百年老鐵成木柱，芙蓉香火裏  
 中起。”

我們從他的詩裏，看見那日沒雲起的黃昏，看  
 見香火在鼓聲裏亂燃着，看見紙錢在旋風裏亂飛  
 舞，看見那流着燈一的秋塵，看見那花錦綉錦的步  
 舞，看見那幾酒呼星的金線，看見那西海畔山星，  
 血什麼哭血的孤程，騎死的雨工，在老葉的燒火中  
 狂舞着的木柱來風血定時的可怕的情景。

說李賀是鬼才，他的詩，鬼氣原是很多的罷：  
 那我們再選選旁的詩篇好了。王叔暉道山神女歌：  
 “這草頭花葉結，每隨英樹下舞雲雲；引風雲江邊  
 獨酒，日暮風起水生文。”“寂寂山響各能響，碧  
 青莎雨幽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天宮不掃花。”  
 李益和夜聞江南人家喪神：“雨方至正古風俗，楚  
 婦解情送神曲；繪錦綉鼓風葉葉，寂寂裏是江水  
 候。”劉禹錫采蓮詞：“采蓮三郎最得意，女玉面淡  
 走氣行；萬家長見空山上，雨氣香生生廟門。”“後思

爲蔣侯神歌：“吳王赤斧斫雲障，畫堂列壁畫霜刃；  
巫幘傳意托悲絲，錦語琅琅理霜鬢。”張籍蠻中：  
“偏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  
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廟門的雨氣，發芽的毒  
草，寂寂的神筵，翔集的烏鴉，瀆酒時的水波，山響  
與琵琶的遙應，紅花綠裙，玉環穿耳的女巫，神去  
後的紙錢灰，誰不是有鬼氣的東西。

講到灘，自也是巫舞的遺風；或許也是一種巫  
舞罷。孟郊的弦歌行，自也是神弦之曲了。現在且  
錄在下面，做一個巫舞的旁證：

“驅蓬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  
中岑岑拽茅纜，保足未禱行戚戚，相顧笑聲衝  
庭燎，桃弧射矢時獨叫。”

這詩中的鬼氣，自也是很多的了。但我們如果  
要更事實地見到巫舞，那末，再舉出兩篇詩來，做  
一個結束罷：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  
婦上酒不辭勸，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  
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願家宅，十  
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碧，龍馬上鞍牛

服輓；紛紛醉舞蹈衣裳，把酒路旁勸行客。”

——王建賽神曲。

“蠶蠶，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窸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爲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李建勳迎神。

在巫舞的神祕的鼓，古代是配合着竽瑟箏磬等等的樂器的，到唐代却配合着琵琶與表笛了。琵琶這東西，本也是很神祕的：你看牠丁冬冬地演奏着，低語着的，不都是些“靈談鬼笑”嗎？而且，女巫的琵琶，和樂工的琵琶，是不同工的；樂府雜錄：“德宗令段師教授康嶠，段師請嶠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嶠驚曰：段師神人也；臣小年初學藝時，偶於鄰舍女巫授一品經調，後乃易數師，段師精鑒，如此玄妙也。段奏曰：且請嶠不近樂器十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邪淫的琵琶聲呵，一沾染便不能解脫的邪聲呵，到現代可還有麼？

最後，該談到巫舞的歌辭了。新唐書劉禹錫傳：“禹錫貶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

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僮儻。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偶悉歌之。”劉禹錫竹枝詞引“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爲賢，其音中黃鐘，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僮儻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澳之豔音。……”里中的女巫，（兒不一定是男性）。吹笛擊鼓，聯歌裴回，揚袂睢舞，所歌的是何等的“豔音，”何等的“含思宛轉”呢？現在，且將他的竹枝詞，節錄些在下面罷：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曲，北人莫上動鄉情。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上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店火是人家：銀鏢  
金鼓來負水，長刀短斧去燒爺。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  
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

這便好像笛人跳月的歌辭一樣，和迎送巫神，  
悅惚是不相干了。武陵諸夷原來的歌辭，雖不可  
考；但現在湘中衝儻的巫師，在發兵的時候，他卻  
也盤旋地舞着，口裏唱着歌：“男有心，女有心，那  
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入開路，水深自有船渡  
人。”便也可以想見當時巫歌的大概了。

九月二十六日。



# 從海洋文學說到拜倫,海賊, 及其他

· 譯文 ·

國 新 語

‘被自由所痛哭的人消滅了，  
遂留下自己的花冠於世界……  
海呀，喧嘩起來，陰慘地怒號起來，  
他是你的歌者呢：  
你的樣色記留在他身上，  
他受你的精神所造成。  
他強幹，深沈並且陰鬱——和你一般，  
他為任何物所不能震撼——和你一般，’

(用歐濟之譯)

此外，像拉紮列夫斯基P. Razarevsky 他曾做過海軍軍法會議的書記生，他說過：‘我平生最愛的就是自由，海，與婦人。’即今日為赤俄同路人的高爾基Maxim Gorky 也曾嗜過伏爾加河輪船上廚房助手的滋味，他們對海仍有同樣的愛戀。

美國的現代作家，更多海洋的習氣。和伊爾文

與貝爾及亞美利加文學協會的會長。他於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二年）就在十世紀入基督大學校為下手，而試  
了三年海上生活，然後才到北極去，所以他的作品，便比他自己以前所中所得的，如蒙  
摩的北極生活，和極其美觀的極北生活，更顯其好，  
他寫海上小說，寫家詩人，寫著自傳，和軍  
紀。

即若魯曼(Namuel Davidson)的父親，本  
就是個船主，所以他好遊歷北極，尤好海，並以此  
全幕，再這回美國的社會主義家，社會主義的百年作  
者魯曼(Jack London)大半的生活，他就和勞動者  
相處，能上大學中途而止，便又到北極海從事海  
軍的生涯，所以他的作品，能有偉大的成就。

說說幾位海上家吧，那和曼之詞為愛爾蘭文  
藝復興運動的領袖辛格 John Millington Syn-  
ge，他雖三十六歲便在軍中亡，可是他所遺下的作  
品，名震全球。他便是生活在冰海之地的民族，他取  
材是民間，專從平民中，寫出各種的人生相。像  
他的劇為下海的人們(The Rider to The Sea)  
寫人和自然的爭鬥，給人類之命運，把愛爾蘭人



# 人面瘡

(續)

杏林潤一郎作

——那張片子實在就是屬於本公司所有的，最近以前借給近郊的戲院演了一些時候。我們公司買那張片子確是在志田美惠回來的一個月以前罷。那也不是由地球公司直接買來的，是橫濱一個法國人來找我們公司買的。那法國人據說和那張片子一道還在上海買了好一些片子長途運在家裏藏。在法國人買來以前似乎在中國，和南洋羣島一帶演得不知多少次，有許多地方弄壞了，受了傷了。可是本公司因正當“武士之女”以來志田的片子最紅的時候，又兼志田簽定了到本公司來的合同——並且那片子雖然弄壞了，但很有精彩，就在你的作品中也不失為一部有特殊風味的，異軍突起的片子，所以出例外的重價買了。可是買了之後不久關於那個片子就發生一種奇妙的謠言。說者在更深夜靜的時候，獨自一個人，在幽靜的屋子

要把那個片子拉出來看，那真是個視大巨的人怎麼樣也看不完。這個可怕的事實是該以前在我們公司供職的以技師為着修正片子上的模範，有一天晚上在這個事務室的樓下，一面放映那個片子，一面檢查這的語氣的偶然的機會發見的。最初誰也不相信以的話。後來有兩三個好奇的人輪着試驗了之後大家都認着說：

——確實怪得很，那個片子裏有鬼！

奇怪的事還不止此，那以技師因為被那個片子嚇壞了，漸漸有些神經起來，沒有好入公司便把他辭退了。就是以以外好奇地去實驗過的人們後來也每晚做惡夢，害着莫名其妙的暈症病，接連着發生許多想不通的事。我們社長也是實驗過來的一個，後來也害了半個月不知道病名的熱病，吃了很大的苦。想不是說得社長是那樣一個迷信的神經病的人嗎，那樣一來他一天也不許與把那個片子放在公司裏。病一好，他馬上開生產會議，提出了兩個意見，一大速把那個片子賣給別的公司；二對於與那個片子有關的以也要解除聘約。可是聽了社長的這個意見大家都很反對，有的說出那樣

高的價錢買進來的東西，公司沒有眼見得要賠本隨便賣給別家公司的必要，有的說影片是另一問題，對於您本人既經特別訂立了合同，甚至還交了多額的定洋也不必中途毀約，議論甚為紛糾，結果成立了一個妥協案。就是那個片子之作怪祇限於深夜僅僅一個人看着的時候，人家既很不容易發見，在公開席上供多數人的觀覽也應該沒有什麼妨礙的。因此倘若社長怎麼樣也不願意放在社內的時候，此刻可以借給別的公司，等到有了肯出相當的價錢的買主時再賣出去。至於和您的合同完全沒有解除的理由。自然若是那個片子作怪的事實讓社會上的人知道了您，的聲名，片子的價值都很要受影響，所以大家都堅守秘密，就是社內的人也務必不讓他們知道那件事。——立了這麼一個案。因此在辦事員與演員的名單大有變更的今日知道那個秘密的社內幾乎一個也沒有，也不是怪了。最初出席秘密會議的董事們的意思本想以高價的損失費租給那一家大公司，因為正當着各公司競爭軋轢很激烈的時候不能照豫料的去做。於是沒有法子便租給京都大阪名古屋一帶的

——我也除那三個人以外想不到別個，可是沒有把我所知道的另一個演員“傑子”達芬的忘記嗎？……我想一定是那樣的。

——“傑子”這話我也聽過。我也曾聽人談過奇蹟 (trick) 名人 Jefferson 的大名，我想也許是那樣的罷。不過確有一種方法就是以 Jefferson 那樣的名手要從他後手進去他就能得巧妙得太厲害了。假令那完全是後手的話，那麼說 Jefferson 簡直獲得一種幾乎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靈妙不可思議的祕術。怎麼有許多許多可笑之點，在半年以前我也曾把這些後開辦在一道寫信去賣與地球公司，後來不久由該公司寄來的回信也很不得要緊。該公司說：“我們這裏沒有拍過‘有人的面孔的雜音’的標題底影片。不過這雜音深用那個戲中所表現的那樣的畫面作成美術影片多少相類似的影片的事確實有過。因此恐怕有誰把別的影片的影片接上那個片子，或是加以一部分的修正與假用四圍裝成那樣的影片吧。在本公司供職中的演員們每天不會有誰會去可製作那樣影片的事。他們每天要到公司可拍影片給與 拍影片

有那種辭條。還有當Miss Yule在本公司放映中和她同時聘用的日本男演員是照本所說的，祇有S.K.C.三個。不過在越映戲以前也曾看過兩三個日本人，最近又新聘了五六個。所以祇在本公司從她所不曉得的日本人複印進去的片子中去的事不單止不一定沒有，同時是很可能的事。不過本公司雖然可以做到很困難的甚至談天說的複印，而關於那種複印到那一種程度，及如何樣可能弄壞於公司的秘密，很對不起，不能為明確的答復。還有承負責的那片子倘若是假的本公司自不能報數，為參攷起見很想把那片子檢查一遍，務求以相當的代價讓給敝公司。……”大體是剛說這種意思的信。所以結局還是不懂得那個片子的原身。好像還是如地球公司的回信所寫的，誰把和那個情節相似的片子接上其他的許多片子，再很巧妙地加以修正和複印湊成一個影戲証據真頂有道理。不過假令是那樣的，那麼能做那樣的工作的應該是Jefferson以上的名人。但即真有Jefferson以上的人，那樣麻煩的工作決不是單為着賺錢或目的所能做的。再連着剛說的那半夜裏的往事一想





藝的唯一的日本人，在內地不要說，就在美國的電影雜誌不單止沒有登過照片，連名字都沒有見過，這已經就是一種怪異了。到今日為止，我們祇好相信他是不住在這個世界的人，不過是活動於影片中的幻影。尤其據實驗過那片子底怪異底人們說，誰也不相信他是人的照片。說他是鬼怪。世間決不會有那種演員。說“要不是鬼怪怎麼會發生那樣的怪事。……”

——因此我想問到底是怎麼一種怪事。剛纔雖承您很詳細地告訴了我可是關於最要緊的怪事您還沒有對我講。

——老實說：我怕你的神經像會要生病所以故意留著沒有說。可是既然說到這裏來了，索性就說一個痛快罷。我從那後來發了狂的M技師聽過他那最詳細的實驗談。極其摘要的說起來，就是那個影片的怪異在那個幻影男子的臉上。本來依M技師長期間的經驗據說電影片子這東西，在淺草公園的電影館，一面聽着音樂和辯士的說明，在熱鬧的觀覽席上去看的時候固然起一種愉快的興奮的感情，但若在深夜，僅僅一個人，在寂然無聲

的暗室裏決起來看，却不知什麼緣故忽然覺得一種妖異的，可怕的心緒。那若是靜的寂寞的片子固不必說，就是花團錦簇的長官，龍光閃閃的殿，那種光景越是許多人的影子熱鬧地活動越覺得那不是死的東西，反覺得在看電影時自己好像要消失不見似的。其中最可怕的是看見別人的戲臉會微笑着的樣子。——這種鏡頭一來不覺全身寒慄，搖着齒車的手會突然停下來。在這種時候笑的臉比生氣的臉更可怕。”“這是立我神當說時。他又說：“并且我自己是反神這不覺得什麼，假若是一個演員獨自一個人把自己演四片才換起來看，不知道要起一種什麼樣的感想。一定覺得影片裏的自己是真正活着的自己，而站在暗處看自己的自己反倒覺得是影子似的罷。”他對於普通片子尚且如此，一旦在這日暮里舉行的國畫院放映室裏，深更半晚看“人面魚”那樣的片子，這種的心理大約我們也可以想像出來罷。據說從第一本那吹笛子的花郎出現的那一瞬間他已經像被人刺着胸口一樣，全精神好像滾着滾水似的，忘了某種不同尋常的感想。那個片子雖然沒受了獎，到底



一看罷。總而言之，總要看一看那花郎的臉也許就可以得到解決這謎題的線索。……

江等着百合枝又舉着充滿好奇心的眼睛向他點頭，他更從架在書架上的讀跌製的五個圓盒中取下那裏面第一本和第五本的兩盒。在寫字台上除了要把那條讀跌製的膠卷的影片的帶子扯得長長長長，向着明鏡的窗戶那邊照給百合枝看。

——要·您看。這就是那要臉的。……

說着江又把第五本上複印到他的漆頭上的那幾張的臉給她看。

——你瞧，像這樣，成了雜毒。這確實是複印的，我也知道。您可認識這個人麼？

——不，我不認識這個人。”她說。這是沒有去尋求過去記憶之必要的那樣明白的一個未知的日本男人的臉。

——可是江先生，這當然是複印進去的。定是什麼地方有這麼一個人的。決不會是鬼怪罷。

——可是有一個怎麼也不能複印的地方。唔，您瞧這個地方。這是第五本的中部。女主角反抗那長壽打他的臉時，那臉咬着她的手，把她右手拇指

的卜筮緊咬在牙齒與牙齒之間不肯放。總之命要把五個指頭扳出來在苦悶着。這種地方是怎麼樣也不好快活的。

說着，且把影片交給百合枝之手，取洋火點燃香烟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還像獨語似的添潤幾句：

——……這個片子要歸地球公司所有會成怎麼一種運命呀。我想是那樣精明的那個公司的事一定會把他製出無數的拷貝再正正堂堂的賣出去吧，一定是那樣的。 (完)

## 對 話 一 節

—谷崎潤一郎與岡田嘉子

谷崎 ……昨天我也同古川君說過不要拍那種穿着妙的中國衣服的Carmen，要演中國的東西純粹的中國文學中很有有趣的東西，可以採擇。若是漢文難懂不是有很多的日譯嗎。日本的片子也可以照你說的拍純粹日本的。日本輸到歐洲去

的“街上的藝術家”不是被倫敦泰晤士報那樣見過嗎。專演些模仿西洋的東西忘了日本風俗我很不贊成。

岡田 可是有什麼Modern Girl出現的時候觀衆很歡迎。

谷崎 在中國的時候我也看了不少。中國片也和日本一樣專在模仿西洋。可是中國的女演員決不穿洋服而穿中國衣服。我以為這很好。就是房屋中國的要比日本的更有畫意。——你平常也愛看戲嗎？……西洋的片子喜歡美國的呢？還是歐洲的呢？

岡田 在京都想看戲也沒有。電影還是愛看歐洲的。

谷崎 我也是一樣。美國製的片子看的時候很有趣，但看過之後什麼也沒有了。

# 通 信

## 一 從“山東實驗劇院”

左明  
銘彝 兩兄：

似乎很久不和你們通信了，我的心上總覺得很不安甯，總覺得我有件應做的事沒有做，所以現在就拿起筆來給你們寫信了。

戲劇研究所第二次話劇公演，已經於本月十三，十四，十五等三日舉行過了。接連着上星期六日又開過一次音樂演奏會，招待新由巴黎返國之青年音樂家馬思聰演奏提琴。不待說，這些日子我是夠忙的了。“忙”，在真的做事的人，是無有不忙的，不過或者有些是“有限時期”的忙，但是我近來的情形，竟成了“無限時期”的忙，因為我現在又正在排演“茶花女”，預備打破一切難關，務必在第三次公演時，將牠拿來上演。



第二天公演後，全場的批評最多要算，我於今天空城計第三齣的差處，第三齣戲裏不能算一下，我的方面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有意攻擊”，“看不懂”，無奇又無反響聲音，至於“吹毛求疵”還要算是上等的責己。我的方面呢，“管戲的戲院的人”，“對於戲院主者研究在戲院的人”，“知道演戲的困難的人”，大約就是這些了。

我問自己的意思如何呢？我們覺得這天所演的“戲”，“男人最後的難題”三個戲，以“男人”為最好，劇不好，巧合這戲的演員又配得好，可以說是成功的東西。第二就是算“最後的難題”了，這戲的舞台效果很大，再加以于借先生親自訓練過他們好多次，所以難算夠上了水平線，祇有“戲”的成績不佳，但是其中也有個很大的原因，因為劇中的女角臨時換了人，所以不見得了這樣的結果。至於戲裏表演方面，並不是我誇口的話，的確是很有了些進步，可惜舞台太不適用，不能讓充分的發展。總之，我覺得演戲愈多，愈感到演員難當，導演困難愈多，愈感到一個戲之不容易成功，不過我的勇氣還有增加分量的，決不會減少分量的，這是我

---

可以告慰你們及南國全體同志的一件事。好，不多談了，再會罷。敬祝健康，並致意南國社全體同志！

弟 槐秋叩。九月廿五日

## 二 從“廣東戲劇研究所”

田先生：

最好還是稱你先生吧，雖說沒有“仁兄”顯得親熱，倒不失“求其心之所安耳。”

離滬的時候，本想寫一封長信，和你商榷社務，以代文稿，寫了幾句，依然寫不下去，“還是到了濟南再寫吧”，這就是擱筆的唯一理由，現在到濟兩月了，不但長信沒寫，連時刻在心的你的健康和南國的健康，都沒有一個問訊，雖說是我的故態，也是因為筆不隨心吧，

關於南國我所要說的話，還是不說吧，因為南國有南國的特質，她的發育，自有她的營養的成分，用不着搬到化驗室用科學的分析。那樣講求衛身，在中國這種經濟——各方面落後的狀況之下，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南國是個沒有孤兒院收容的窮小子，她自己掙扎她的生活，不至轉於溝壑，也經不錯，你這樣她長得不好看，那末那些肉食者，

誰又長得好看呢？當然，南國社也應力求她的健康，因為真正認識南國的人，都是這樣為她祝福呵。

我在這兒身體還好，也還用功，不過常常好哭，雖然哭後總記得你罵我的話“穎天太弱”我的愛友，倒也來了，然而最大的悲哀，也在“愛”與“友”之間呵。

我弟弟老說我不痛快，你也是說我“這樣，一輩子，你也得不到女人的愛，”然而我究竟怎樣辦呢？唉：“I am to learn”，

這邊的情形，只要大局不至太過不去，倒還有發展的可能，我本想在最近期間，在我們的repertoire上，全是你的大作，可是據說這兒的觀眾所要求的不大相同，所以暫排莫利哀的“怪客人”我大胆的將它修改了一下，並且aside都改為動作和表情，你說可以麼？

■ 錦彙明天就可回到社的懷抱之中了，不禁引起游子之心緒，特草數語問候你和社友，并祝當府百福！

穎天 十月十三日晚

# 南國週刊第八期

一九二九年十月廿二日出版

編輯者

南國週刊社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大洋五分，預定全年五十期大洋二元，  
半年二十五期大洋一元，國內及日本郵費  
在內，國外另加，全年五角，半年二角五分。

# 南國月刊

## 第四期特大號

—— 不日出版 ——

|                    |       |
|--------------------|-------|
| 孫中山之死（創作劇）         | 田漢    |
| 蟄居（長篇小說）           | 黃素    |
| 霧（短篇小說）            | 黃素    |
| 伊蘭脫拉（Hoftmanstal作） | 朱維基譯  |
| 醉眼（短篇小說）           | 黃大琳女士 |
| 毛姑娘（短篇小說）          | 吳似鴻女士 |
| 獄中記（長篇小說）          | 康白璠女士 |
| 上海（長篇小說）           | 田漢    |
| 孤後                 | 田漢    |

本期篇幅特別加厚，零售實價大洋三角五分，預定照舊，全年十二册大洋二元五角，半年六册大洋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另加全年八角，半年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